

章太炎先生手札辑录

李希泌 毛华轩整理标点

今年六月十四日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。本刊特辑录刊布章太炎先生的手札十四件（其中有二件系抄件），以志缅怀。章先生的这批手札，大部分为北京图书馆所藏，其中五件则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以及浙江温州图书馆所藏。这批手札书写的时间，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三三年，其内容包括章先生被袁世凯囚禁在北京龙泉寺、钱粮胡同时所写的书信和后来他与李根源、唐继尧、张学良以及他的朋友、学生论学和论政的书信。这批手札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，当为研究章太炎先生生平及其思想者所重视。

致冯国璋等

勋二位前东三省筹边使章炳麟敬白：

国务卿^①及各总长阁下：

炳麟以草泽寒儒，参佐光复，幸有微劳，过蒙拔擢，天性狷介，致成衅瑕。幸赖 府中明察， 群公助护，得稍解缓，而孤孽之身，危心远虑，有不能不直抒本怀者，敬为 诸公扬推陈

之。当炳麟初入龙泉寺也，政府相遇本无他怀，而巡警总监吴炳湘妄希风指，如遇重囚，禁止出入，检察家书，偶以开遣仆人，招其盛怒，夜派巡警三四十人前来围守。次日，即有巡查长汪宗镐带领巡警四名，盛气直入，扬鞭曳索，口称缚人，侮辱之情，无所不极。退自惟念，炳麟虽不才，忝附元勋之末，假令有罪，加之菹醢，亦不敢辞，必不使厮舆下隶恣其淫威，仆役小人百端陵轹，明矣。怀欲上闻，而书疏壅隔，势不得通，是以情甘槁饿，冀就死地。警厅复遣医官徐延祚前来视疾，得迁居钱粮胡同。迺来屏居五月，势亦粗安。政府给予月饷五百元，悉由参政钱恂过手，而医官徐延祚情殷乾没，尚复把持，月给三百，钱恂亦不敢与争。复惧事情败露，密荐巡警王德胜来充仆役，以相监制。弟子黄侃充北京大学文科教习，前来住宿。徐延祚、王德胜百端忌刻，诘问时来，密令黄侃仆人诬以醜语。又以东人偶至属改削墓志碑板数篇，遂疑有阴谋，妄相猜构。以炳麟身参创业，本为恢复汉官，若以失职怨望之故，而顿舍本志，与他人潜谋宗国者，有如苍天。警署亦知谗言无效，计未得行，及十一月三十日，炳麟遣王德胜归去，其夜，即有巡警前来逼迫黄侃迁出。自是站岗守门，禁阻来客。至十二月初二日，弟子内务部金事汪东宝偶来存视，汪宗镐又率巡警二名，直前诘问，势不可当，原其用意，与前此妄希风指又殊。炳麟自念本无得罪，不应守卫诘问，囚虏相遇，皆由徐延祚欲壑未盈，怙威挟制。吴炳湘与徐延祚素有兄弟之交，其匿情庇护，亦所易知。悠悠终古，长此安穷！是以决志趣死，更无余望。而弟子数人，时来劝慰，亦赖诸公从中调护，警署威棱，渐为衰减。然而挟仇报复，宵人恒情，既能凌藉于前，何难倾陷于后。虽政府明察，不至受其浸润之谮，而藉端骚扰，势难永息。九重高远，何能屡次渎陈，此诸公虽欲为之调护，而势有难及者也。盖闻功名之地，鲜克有终，盈亏之情，成则当退。炳麟本露生吠亩，粗习儒书，虽性好博观，而归

心尤在佛法。今者事业已就，学术有成，子房、长源虽难妄拟；萧瑀、耶律楚材之事，亦岂异人。惟欲舍身入道，以避尘网耳。况乎孑身孤处，戚戚无驩，上不得瞻坟墓，下不得畜妻孥，虽锦衣玉食，亦何聊赖。而又旁多睚眦，报复相寻，其能有一日之安哉？但愿奉还勋位，长与世辞，于金山、九华、国清、天童间，得住行脚，饥餐野果，渴饮流泉，庶或保此余生，得免世患。业已形如槁木，心若死灰，政府当亦谅其无他志矣。诸公诚有意维持，维望直据下情转陈天府，若蒙听许，即当缴上勋章，归受梵戒。如不获遂，虽强进饮食，时御药饵，亦终忧悒而死耳。惶恐待命，不胜战慄之至。

章炳麟白

三年十二月十七日

注：

①冯国璋时任国务卿

按：此函现藏北京图书馆，尚保存信封，信封上书：“呈国务卿、各部总长钧启 章炳麟”

致顺天时报馆记者

来语云：去岁自八月至十二月止，付一千四百元者，以别支他费也。按去岁自二月十七至龙泉寺，六月十六日出龙泉寺，此五月中，应开二千五百元。而实支之数，与此大相悬绝。其间仆役薪费，及一身饭费，分文未尝取之他人。警厅所出，每月止房费三十元，灯电费二十元，加上杂费，每月不过八十元，五月合计四百元耳。其收拾寺中房屋，立电竿、铺漆布及表糊等件，不过四百元。器具即国民党钞没者，约可抵三百元，共七百元，连

前不过一千一百元耳。六月十六日出龙泉寺，至七月二十三日迁入钱粮胡同，中间二十余日，住医生徐延祚家，此月亦应有五百元，而饮食之费，由徐经手，约计亦不过二百元，其装修钱粮胡同房屋，约不过三百元，别支接眷费五百元，连前所用，约二千一百元，通计此六月中，应得三千元，而实开不过二千一百元。有何他费，需待弥缝？至迁入钱粮胡同后，并无他故，更不能有别项款目可指。若实计亏欠之数，自二月至七月，共亏九百元，自八月至十二月亦共亏一千一百元。今于前项不计，但自八月至十二月所亏，应速补还。

按：此函现藏北京图书馆，尚保存信封，信封上书：“顺天时报馆 诸大记者”。信上无年月，推断当为一九一五年所书。

致朱希祖

逃先足下：心孚处信想已寄去，彼处仍无复信，钞写无人，断难于六月出版。刻《国故论衡》，改订已了，正可钞写。《检论》亦在改订，正可递钞，而心孚急于出版，懈于移钞，纵使印成，既不惬意，亦多误字，似宜属彼出版稍缓。若急急为之，虽便贸易，终于拙著无与也。书此即望转达。

章炳麟白

四月二十四日

足下能来商榷更好

按：此函现藏北京图书馆，尚保存信封，信封上书：“吉兆胡同 朱逃先老爷 章絨”。信上无年分，推断当为一九一五年所书。

致康宝忠

佛称东机说法，儒有人国问俗。夫京师者，势利之场，非南方文化已开者比。封面乃对下人口吻，尤不得不然。足下如不信，往逃先、季中处，观仆所作封面皆然。此复心孚足下

章炳麟白

按：此函现藏北京图书馆。信上无年月。推断当为一九一五年所书。

致季子

《齐物论释》已刻好，明日需印，足下所书封面，望速交来为盼。此上季子足下

章炳麟白九日

按：此函现藏北京图书馆。季子是黄季刚（侃）还是许季市（寿裳），待考。信上无年月，推断当为一九一五年所书。

致月霞法师

月霞法师鉴：

相隔岁余，人事万变，闻仰上人已归金山，而师仍主讲华严，想听受正法者，当如竿蔗竹林也。佛法之衰，实由谄曲。今之口言正觉，行如修罗者多矣。师独有太雄无畏风概，即此可昌

吾宗，炳麟情想未除，生死不得自在，尔来事虽渐解，烦恼尚多。思杨文公手编传灯次第一千七百则，公于禅学甚深，卒以忧死。吾辈学佛，岂能出文公上？忧患所逼，何以自堪？况蒲柳之姿易于憔悴，姑以文史自娱，或保五年十年之寿，犹为天幸也。旧有书籍数箱，寄存园中，今遣人来取，望饬纪检点交付。又昔时著《齐物论》一册，仰上人为之排印，大半亦在频伽精舍，望付三四十册，以应友人之求。（如检不可得，函问仰公自知）。南瞻淞沪，一苇可杭，思食松江之鲈，欲听华亭之鹤，遂不可得矣。法师其有以慰我否也。天时溽暑，餐食自卫。

章炳麟和南

二十六日

哈同君、罗女士并望代候
仰上人亦望通函致候

按：此函现藏北京图书馆，尚保存信封，信封上书：“哈同花园 月霞法师鉴 北京铁如意轩医院章缄”。信上无年月，推断当为一九一五年所书。

致朱希祖

前嘱君默为书《诚意集》序，本欲寄浙刻石，而交去一月尚未写来，恐不能待，望向君默处将原稿取来，想刘氏后裔自能请人书丹耳。人情既如此，亦不□强□矣。此问
逸先近祉

章炳麟白

十二日

按：此函现藏北京图书馆，尚保存信封，信封上书：“帘子

库胡同 朱述先老爷 章絨”。信上无年月，推断当为一九一五年所书。

致叶德辉

章炳麟白：

焕彬先生足下：

与足下同治古文，而执守往往异趣。仆言小学，以疏通中夏语言，本之《说文》。《说文》者，语言之纲纪，贯古今而范围之，不应标识汉学以自拘挛。汉学之名，本起明时七子，特以文辞异宋，假为斯号。及惠定宇，以是为说经准绳。是时，儒言庞杂，如百诗、鼙明诸公，犹沾沾滞于俗论，定宇所以定一尊者，蔽遮谰言，固不得已也。时极势迁，其门下又守残不悟。东原、晓徵、怀祖诸公，追而正之。自兹以降，学者虽同名汉师义法，然皆假其训诂度制还以相攻，若所谓以矛刺盾者是也。凡治学者，犹大匠然，材朴自彼，而规矩尺度自我，故自东原以后者，与定宇之学殊科，而实超踊其上。《说文》之为书也，条理明备，不与经注同列，不应攻伐。虽然，仆固以为语言之纲纪也，非专表彰形体，如《干禄字书》而已。语言之发，宣于声音，足下尝惧于是，唯仆亦蠢然有忧焉。世变日亟，中夏不绝如线。仆以为天生烝民，形躯固相似耳，所以为国性者，独有语言史志之殊。二者摧夷，国亡其本也，虽民亦化于异族。故所治独在《春秋》、《说文》。由《世本》以上考下讫来兹，为论文化迁变之原则，所以治《春秋》也。由《说文》形声以推音韵，略于形体符号，独明语言迁易，文字孳乳所从来，盖所以治《说文》也。前世诸明哲说经，喜举贤圣训言，忘其与迁、固、寿、晔同流。言小学者，虽略涉音韵，但以为甄明斯、籀遗文，合足下始终牵于形体，且谓双声叠韵，休文所以为诗，阴声阳声，托始摛约，其言皆不当援引。夫以中

夏地域之广，言语殊声，非求其根系，辨其同物，何以会语言之极？古者瞽史同官，听声音谕书名，以起转注之术，考老之伦，训义与韵类皆同，独发声为有异，于是知方国殊音，一字而两读，一名而殊形。此犹中土自称曰秦，外人或称为支那，或称为楷那，或称为震旦，其音各殊，而本是一语。古昔封建之世，九州相隔，犹异国也。则考老一语，焉得不有殊音乎？推其名种，道通为一，是故异方殊语，虽至喷而可次也，宁当沾沾求之形体间耶？双声之名，本起晋代，非训汉师而已。又不悟语言统系，贯古今而不殊，音韵虽分古今，其大体固不越也。苟毁大朴以为小材，即《六经》为一家私言，而《说文》财以文分别点画，比次部居，书契与名言绝矣。比读 足下书，以仆不喜《繁露》、《诗笺》为疑，又悬悬辨转注异同，仆以为仲舒、眭孟，其学本之燕、齐怪迂之士，讖记纬候，所以造端，以是说经，直白莲教、义和团之流也。《诗笺》专破《毛传》，其言多不应古文，如用《毛诗》改字之类，又使词不足以达志。如《绿衣》必改为“禄衣”，强谓礼典所不制，诗人不得发诸其口。又如改哀窈窕为衷窈窕，文转难通。此类非一。今治古文，固当去其驳杂者矣。转注之说，始自休文，汉世读如、读若，直拟其音，而反语始自刘熙、服虔，声类始自李登等之汉儒，则读如、读若为无法，而反语为有法，反语作则双声之名自著矣，声类成则叠韵之名自出矣。永明周、沈诸公，用其术以作诗，非始创其名，韵类既繁，求其远近。近世乃有阴声阳声之说，苟从其质，阴声无鼻音，阳声有鼻音，此能发语言者所周知，而搆约始为之名号，必若阴用其说，而阳避其名，则攘善也，拨而去之，则无以为群韵纪纲也。二者固仆所不敢出也。今足下必以汉儒称谓相稽，笃于汉学则不言双声、叠韵、阴声、阳声，有笃于西京之学者，又且谓读如读若为当删矣。仆以为古之故训，犹材朴也，不可改。治故训者，犹匠人有规矩尺度。规矩尺度非材朴，而材朴赖之以治。诸所为建设名号者，犹为规矩

尺度而已。是故天元四元，不害古之九章，现量比量，不害古之名家，非独不害，又使繁者得简，微者得彰。固非保颺汉师，不敢制作而已也。要之，温故知新，二者不可以口。

章炳麟顿首

按：此信现藏北京图书馆。信上无年月，推断当为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期间所书。

新闻一则

章太炎自民国三年以来，为前政府所疾，常令巡警守门，监视出入。其间或有撤警之时，但以形式相欺而已。此次黎大总统接任，已宣口令于内务总长王揖唐氏，令转谕警厅撤警。而王揖唐别有怀抱，不欲藉此名义撤销警察，乃挽参政钱恂作书与警厅吴炳湘氏，恳求撤警。传闻彼中口说，前此袁大总统曾有纸片交内务部，有监视保护等语，由内务部下行警厅。据此公文形式，故不能直接取消。然前此袁大总统纸片，本无命令形式，与今之口宣命令正同。彼辈不肯取消，而挽他人作信，试问旁人书札，果足以取消前大总统之令乎？此其别有怀抱可知。恐太炎自此愈危矣！

按：这是章太炎先生于一九一六年亲笔写给北京报馆的新闻稿件。现藏北京图书馆。今一并发表于此。

致唐继尧

莫赓督军左右：

迭次密电往来，有意未尽。顷李经羲、夏寿康等钩结张勋，

迫胁元首，解散国会，命令已下，而黄陂^①未知。若依大法，元首不能无咎。但以功德在人，罪非由己，全国军民，应加矜恕。目前除出师讨伐外，应组织军政府，以收指臂之效。一切伪令，悉拒勿受，此庚子刘、张^②之已事也。待群贼肃清，京邑底定之日，黎公恢复自由，方能承命，此为稳便之策。若遽不认黎公，冯逆^③即当继任，其祸甚长。总之，今日国会已亡，约法无据，要有二件决心，方能成事，一曰法律不足守，二曰分裂不足惧，无此决心，兵虽盛而为群疑众难所牵，必自处败地矣。

罗、刘^④之争，想渐解决。鎔轩^⑤欲立功名，非出长江不可，万勿诛求餉械，使蜀人再生反动之心。

今日所畏，不在复辟，不在废立，不在叛人窃据，而在冯逆从中簸弄。诸君虚与委蛇，亦自无害，但不可存利用心。凡事可以利用者，在权力在我足以驾驭彼耳。若由彼驾驭，则我之利益甚少，而彼之利益甚多。日本与英人同盟，即其成鉴。

章炳麟白

六月十五日

注：

①指黎元洪。黎，湖北黄陂人，故以黄陂称之。

②指刘坤一与张之洞。

③指冯国璋。

④指罗佩金与刘存厚。

⑤罗佩金字鎔轩。

按：原件藏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。现据该会已故主委张天放先生惠赐复制件抄录整理。信上未署年分，惟据信中内容推断，这封信是章先生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张勋带领辫子军北上，通电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后写给唐继尧的。

致张学良两函

汉卿世兄执事：

前由成君济安赍致 尊容，不意衰颓伏枥之躯，得君小骥引为同志也。

此次战争，实生死存亡之会，西南、东北，休戚是同。中山先生与各省首领，现已结合巩固，待关东出师以后，亦能急起直追，相为犄角。唯湖南一省，自十年战败以后，子弹缺乏，前卢子嘉^①允与接济，犹恐浙江一省力不足供。贵省如能量与补助，湘军岂肯端坐待毙？好在海军独立，运输之事，较前为便。以上望致意孙公，力为扶助，是则老病病夫所馨香顶礼以求之者也。详情统属济安面罄。

章炳麟顿首

四月十五日

注：

①卢永祥字子嘉。

汉卿世兄执事：

半岁以来，天地否塞，直系僭窃，已阅旬餘，东南兵弱，殆无进取之望，贵省待时而动，亦审时察势者所应有，所幸川、滇合作，已下重庆，夔、万亦指日可破。事定以还，川军祇患其多，滇亦不能坐守，直下施宜，盖必然之势。悬揣两军精锐，窥鄂者可三四万人，西南声势，唯赖此方。贵省尔时与之犄角，或不以孤军挺进为忧耳。至鄂西一方，民党相时观衅者亦属不少，而急起直追则以杨玉山为最，计所部地方民军枪枝，不下万六七千，大部多驻枣阳，与豫南张国信等合势，出军计划则在直捣襄

阳。民军纪律或不如正式军队，然倡勇敢死，不惮牺牲，则有胜于正军者，直此群情观望之时，此种奋身直前之民军，断不可少。唯饷糈多取之地方，不可长久，军行在即，执事能代启尊公，量与补助，裨益实多。玉山本武昌元勋蔡济民部下，今者仗义而兴，非独为国家效力，亦为其旧帅复仇，此鄙人所深知，断不忍逗留观衅也。其军队编制及驻扎地点，另有节略，并托杨秀翹兄代陈。兼颂 凯祺不具

章炳麟顿首 十一月三十一日

按：章太炎先生给张学良的两封信，原件均藏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。现据徐盈同志前赐复制件抄录整理。两函均无年分。惟据后一函所言：“直系僭窃，已历旬余”，推断当为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曹锟贿选，通电就任大总统后所书。后函与前函相距半年，则两函均当为一九二三年所书。

致李根源

印泉老弟左右：

前承道及滇中白夷语音与福建相似者。始疑地壤远离，断无相通之理。后检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，称永昌有閩濮之种。书中閩濮字凡三见，乃知閩濮、閩越本是同源，宜其与福建语音相似，似乎师荔靡^①未考出耳。检出甚快，书以报君。此问起居康胜。

炳麟白。一月十八日

注：

①师范字荔靡。

按：此函钞件藏温州图书馆。现据该馆潘补猛同志所寄抄件

移录整理。信上无年分，疑为三十年代初章先生住在上海时所书。

致杨树达

遇夫兄鉴：

得书及说文字音韵三首。

醇之声义，仆以为得之鹵者，诚为粗糲，竟谓得之于羹，似亦未谛。恐实得之罔耳。

慈训爱子，推其声义于子，甚确。鄙意古祇有子字耳。爱子即曰子，犹敬老则曰老老，敬长则曰长长。《乐记》：“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”。《中庸》：“子庶民也”。此皆今之慈字。由子孳乳则为字。小徐本《说文》：字，乳也；爱也。《繫传》引大不字小为说。慈之为文，又在字后矣。

古音平上有无区别，此固难以质言。今诗词平上去入分用，南北曲则以平上去错杂为韵，不得见南北曲而谓今无上去也。《诗》三百篇之谐韵，盖与今之南北曲同，以平上错杂相谐，不得谓古无上声也。

烽火中能作此论，兄于治学，可谓精专，冀它日为鲁两生尔。书复，即问起居多福。

章炳麟顿首二十二年五月七日

按：这封信有两个抄本，一藏温州图书馆，另一录入杨树达《积微居日记》中。今据潘补猛、白吉庵两同志抄件，移录整理。

附记：此稿辑录整理过程中，北图善本组同志大力协助，特此致谢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